



〔美〕 韦尔伯·史密斯著

爱与恨的搏杀

爱与恨的搏杀

——追踪“哈里发”

——〔美〕韦尔伯·史密斯 著

凡 怡 译

春秋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杀戮的印记

“哈里发” 著

威尔伯·史密斯 (美)

凡 怡 译

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新华书店

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

安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57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31000册

ISBN 7-5069-0085-8/I·21

定价：2.50元

爱与恨的搏杀——追踪“哈里发”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

安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57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31000册

ISBN 7-5069-0085-8/I·21

定价：2.50元

在塞舌尔共和国的马埃岛维多利亚机场上，仅有十五名乘客在等待着英国航空公司的过境班机。

在办理出境手续时，十五名乘客中有两对男女总是形影不离。他们都很年轻，皮肤被太阳晒得黑红，看来在这个岛国乐园的度假使他们显得极为轻松愉快。四人中有一位姑娘，她那自然优美的身段和光彩照人的容貌，使得他的同伴相形见绌。

她高高的个子，修长的四肢，匀称的脖子上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她把浓密的、光灿灿的金发编成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上。阳光给她的皮肤涂上了一层金子般的色彩，她的整个形体散发着青春健美的气息，就象一朵怒放的鲜花。

她走起路来象一只扑食的猫，腰肢优美地扭动着。一双赤脚趿拉着一双开口拖鞋，高高隆起的乳房在她那薄薄的T恤衫下有力地颤动着，滚圆而结实的臀部将一条牛仔短裤胀得紧绷绷的。

T恤衫的前襟上印有“我是一颗相思果”的字样，下面是一个海椰子的图案。

当她将印有金鹰的美利坚合众国护照递给办公桌对面那位黑皮肤的塞舌尔移民处官员时，她对他的微笑真是甜美极了。但当她转身同她的一位男伙伴讲话时，却操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她收回护照后，便领着其他三位朝安全门走去。

在那里，她再次对塞舌尔警方负责安全检查的两名官员展开了微笑外交，随手从肩上取下网包。

“你们要检查吗？”她问。那两位官员同声笑了起来。网包里装有两个特大的海椰子。这种奇特的水果，每一个有两

颗人头那么大，是这个岛国最有名的旅游纪念品。她的三个伙伴的网包里也都装着这种热带水果。警察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只是马马虎虎地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了他们帆布手提包里的行李。探测器对其中一个包发出了尖厉的叫啸声。提包的主人是一个小伙子，他很不好意思似的从提包里拿出一架小型尼科玛牌相机。大家笑得更欢了。警察挥了挥手，让他们进入了候机室。候机室里早已挤满了中转乘客，他们是在毛里求斯乘上这班飞机的，透过候机室玻璃窗可以看到那架巨大的波音747飞机停在跑道上，油车正在给它加油，整个机身被探照灯照得通亮。

候机室里已经座无虚席，于是他们四人便站在一台吊扇下围成一个圆圈。天色渐渐黑下来，空气也变得潮湿起来，这样一大群人挤在这个不透气的候机室里，空气混杂着烟草味和人体发出的汗味。

那位金发女郎愉快地同伙伴们交谈着，不时引出阵阵大笑。她比两个男伙伴还高出几英寸，比另一位姑娘则要高出一头多，在这个圈子里，她仿佛是鹤立鸡群。他们很快便招来了其它几百名乘客的注意。自从进了候机室以后，他们四人的举止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好象绊脚石被搬开了似的，他们显得有点悠然自得了，朗朗的笑声中包含着某种狂热的兴奋。他们在候机室里没有片刻的安静，两只脚不停地去踏着地面，双手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或衣角。

他们显然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给人一种不容外人插进的亲密无间的印象，然而，中转乘客中有一位男子仍然抛开了他身旁的妻子，站起身来，穿过大厅向他们走去。

当他走近他们时，他问道：“喂，能讲英语吗？”

他是一个体格魁伟，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一头浓密的铁灰色头发，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给人一种因事业顺利，经济宽裕而踌躇满志的印象。

这个严密的整体很不情愿地为他开了一个口子。那个金发女郎仿佛是他们的全权代表人似的出面回答道：“当然，我也是美国人。”

“真的吗？”他咯咯地笑了两声，“哦，也许你知道这些东西。”他带着明显的赞赏打量着她，指着她脚边的网包里的果子说，“我不过想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金发女郎答道：“这是海椰子。”

“哦，我以前听说过。”

“他们称这些果子为‘恋果’。”她说说着蹲下身去解开了脚边那个沉重的网包，“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她说说着将一个海椰子递给他看。椰子的两半结合在一起，看上去简直就象是人的两瓣屁股。

“这是背面，”她微笑着，露出了满口的白牙，看上去就象精制的细瓷。

“这是前身。”她将海椰子转过来，让他清楚地看到了那是一个同女性会阴部酷似的東西。事情已很明显：她是在撩拨他。她调整了一下姿式，将腹部微微朝前挺了挺，那人的眼光便不由自主地投向她那凸起在蓝牛仔裤下的三角区，牛仔裤的中缝将那块三角地带分成了两半。

他微微涨红了脸，张开双唇，不自觉地轻轻吸了一口气。

“公树还有一支同你的手臂一样长一样粗的雄蕊。”她那瞪得大大的眼睛象是两朵盛开的三叶紫罗兰，忽闪忽闪地泛着蓝光。此时，在候机室的另一端，那人的妻子起身朝他们走来，她凭女性的直觉感到有点不妙。她比她的丈夫年轻

得多，因怀孕显得臃肿而笨拙。

“塞舌尔人会告诉你，在同圆时公树会拔出根来，绕着母树调情和求偶——”

“同你的手臂一样长，一样粗……”她旁边的那位黑发小个子姑娘微笑着。“哎唷！”小个子也在寻他的开心了，两位姑娘有意将目光盯在那个男人的前下方。他有点惶惑不安了。他的窘态招来了他两侧那两个小伙子吃吃的讪笑。

他的妻子来到他身边，一边抓住了他的胳膊。她那生了痱子的颈部，因气愤而变得更红了。他的上嘴唇上沁出了一些小小的汗珠，看上就象透明的水泡。

“哈里，我觉得不舒服。”她温和地抱怨说。

“我得走了。”他如释重负地嘟哝了一声，他的派头和自信动摇了，他挽着妻子的胳膊走开了。

“你认识他？”那个黑头发姑娘用德语问道。她的声音很低，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金发女郎同样也用德语轻声答道：“哈罗德·麦凯维特，一个来自福特沃恩的精神病医生。他在星期六早上的国际医学会上宣读了闭幕词。”她解释说，“这是一条大鱼，一条很大的鱼。”她说着真象猫似的伸出粉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这是星期一的夜晚，候机室里四百零一位乘客中，有三百六十人是医生及他们的妻子，这些医生中有不少是世界医学界的名流，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欧洲、英国、美国、日本、南美和亚洲。二十四小时前，他们刚在马埃岛以南五百英里的毛里求斯结束了国际医学年会。这班飞机是会议结束后第一班离境的国际班机，早在会议期间所有的座位都被预定满了。

“英国航空公司的 070 次飞机准备起飞，请中转乘客从

正门登机。”广播员的声音带有克里奥尔人的乡音，听起来柔和得象唱歌似的。候机室里的人群纷纷向入口处涌去。

“维多利亚控制塔，这是 070 机组，请求点头起飞。”

“070机注意，准许起飞，滑行跑道01，请调整方位。”

“请将我们的飞行修改计划电传内罗毕，登机人数是四百零一人，座位已满员。”

“罗杰，你们的飞行计划已经修订。”

这架巨大的飞机翘起头来慢慢地调整着方位，与此同时，头等舱里的指示灯亮了，要求乘客系好安全带，停止抽烟。金发女郎同她的一个伙伴并排坐在宽大的座位里，座位号是 1A 和 1B，恰好处于控制室与头等舱之间的隔舱边。这对男女目前占有的座位是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定了的。

在金发女郎点头暗示下，那个小伙子便俯身挡住了他们身后乘客的视线。只见他从网包里拿出一个海椰子放在大腿上。

这个椰子先前曾被人沿自然的纹路小心地剖开，挖去了其中的白色果肉，吸干了奶液一样的果汁，然后再将其粘合。若非仔细检查很难发现接缝处有什么异样。

金发姑娘把一个小小的金属片插入海椰子的接口，使劲一撬，只听到一声细微的咔嚓声，海椰子便象复活节彩蛋①一样分成了两半。

在这个装有夹层，中间塞有泡沫塑料块的外壳里，是两个光溜溜的鸡蛋状的铅灰色物体，每一个都跟垒球一般大小。

① 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复活节时，基督徒互赠彩蛋作为礼物。

这是两颗手榴弹，每颗手榴弹的外层都是用强化塑料制成，这种材料常常用于地雷外壳，可以防电子金属探雷器。涂在手榴弹上的黄线表明它们不是燃烧弹类型，而是一种威力极高的炸弹。

金发女郎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右手解开了安全带，不声不响地溜下了座位。当她摇摇摆摆地掀开门帘走进服务间时，其他乘客们只是羡慕地打量着她的身影。她一走进服务间，身上还捆着安全带，坐在折叠椅上的事务长与两位空中小姐都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她。

“对不起，女士，我得请您回到座位上去，等机长灭了安全灯再来。”

金发女郎抬起了她的右手，让事务长清楚地看到她手中那个亮光闪闪的灰色鸡蛋。

“这是一种特制手雷，专门用来杀伤坦克手的。”她平静地说道，“它可以将整个机身象撕纸片一样地炸开来，其爆炸威力可以使五十码以内的人无一幸免。”

她观察着他们的脸色，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怖的神色。

“炸弹出手三秒钟内定时装置可将其引爆。”她有意停顿了一下，她的眼中闪现出亢奋的光辉，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她指着事务长说：“你带我去驾驶舱，其余二位呆在原地。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

装有某种电子仪器仪表的驾驶舱里显得过于狭小，仿佛容纳不了它的操纵人员似的。她的出现，使舱里的三位操作人员惊诧地转过身来看着她；她再次抬起手，让他们看清她手里握着的东西。

他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接管这架飞机。”她说。然后，她对飞行机械师说，“关掉所有的通讯设备。”

机械师飞快地扫了机长一眼，见到机长微微点了点头，便开始从命，关掉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先关掉特高频机，其次是高频，最后关掉了超高频。

“还有卫星传播系统。”姑娘命令道。他看了她一眼，为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感到吃惊。

“不准触动地面监听器。”机械师惊愕地看着监听开关。在公司以外，没有人，也不该有人知道这个特殊的联络渠道。只要他右膝下的开关一接通，就可以向希思罗机场控制塔连续不断发出报警，并能使机场人员监听驾驶舱内的任何谈话内容。可他不得不将手抽了回来。

她准确地指着机械师头上方的一个盒子说：“拔下监听线路的保险。”机械师再一次看着机长，可姑娘的声音就象蝎尾般的蜇人。

“按我的吩咐做。”

他细心地拔下了保险。她也略略松了口气：“好极了。”她冲着机长笑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机长踌躇了片刻后回答说：“西里尔。”

“你可以叫我英格丽德。”

内罗毕机场指挥塔的值班员正等待着从塞舌尔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070班机的飞行通报。时间已过十五秒钟，还没有收到任何讯号。他连续呼叫了三次，仍不见回答。他便改用备用通讯、导航、指挥塔乃至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联系频道，070机至少应与这些频道中的一个频道保持联系。然而任何

频道均无回呼讯号。

070机已超过通报“飞行正常”的时间四十五秒钟了，值班员拔下了导航机上的黄色插头，将它插入专供紧急情况使用的“失去联系”的插口中，随即开始了搜寻和救急工作。

当电传信号输送到希思罗机场英国航空公司的接收屏幕上时，070机已超过正常通报时间二分三十秒。十六分钟后，英美两国联合组建的反恐怖部队大力神获悉此事，立即命令所属的雷神部队进入代号为“阿尔发”的一级戒备状态。

飞机在劫机者的挟持下，悄悄地掉转了机头，向西飞去。没多久，透过夜色，地面上有一点闪烁的灯光，象一颗即将熄灭的星星。

“那是马达加斯加。”机长说，他的声音在这寂静的驾驶舱里显得过于大声了点，“我们正按你所要求的航向飞行。”在他的肩后，金发姑娘小心地将炸弹换到另一只手中，然后才开始了半小时以来的第一次讲话。

“有些乘客可能还未入睡，并且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点。”她看了看手表，“现在应该叫醒其他乘客，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好消息。”她转身对机械师说，“请将机舱里所有的照明设备和安全灯打开，把麦克风给我。”

西里尔·沃特金斯机长再次意识到，这是一次精心策划过的劫机行动。姑娘选择这个时候通知乘客，正是乘客们的抵抗意识处于最低点的时候。清晨两点钟被弄醒的乘客们，大概只好满腹忧虑地听天由命了。

“机舱和安全灯已经接通。”机械师告诉她，递给她麦克风。

“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她的声音清晰、洪亮而

且使人感到亲切，“在这个时候叫醒诸位我表示歉意。然而，我要宣布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请大家的精神高度集中。”她停了一会儿。她的话在拥挤的机舱里引起一阵骚动，头发蓬乱、睡眼惺忪的乘客们开始抬起头来，忽闪忽闪地眨着眼想要驱走倦意，“诸位一定注意到安全灯已经打开，请你们看一下身旁的乘客是否完全醒了，他们的安全带是否已系好。机舱服务员请检查各位乘客是否都按要求做好了。”

她再次停顿下来。安全带会阻止任何突然的反抗行为，或突然的冲动。她盯着手腕上的表过了三十秒钟，才继续说下去。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英格丽德，是人权行动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沃特金斯机长对这个自持正义的堂堂皇皇的官衔撇了撇嘴，仍然保持沉默，两眼看着前方繁星点点、月光弯弯的深邃的夜空。“我现在已接管了这架飞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得到我部下人员的允许，任何人不得离开座位。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这项命令，将导致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紧接着她又用流利的德语重复了一遍这个通知，然后又用不十分标准但却十分清楚的法语广播了一遍，最后又用英语广播了一遍。

“行动部队的官员将穿上红色衬衫以示身份，他们都带有武器。”

在她广播的同时，她的三个坐在一等舱前部的同伙撕开了各自的帆布旅行包下面的假底，露出了一个2×8×14吋的暗包，里面装有一支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带有十发子弹的弹匣。空间绰绰有余。

只几秒钟功夫，她的三个同伙便荷枪实弹地武装起来

了，那两个男人迅速地在他们“T恤衫”上套了一件浅紫色衬衫作为他们的标志，然后朝各自的位置走去——一个到了一等舱的后排，另一个到了普通机舱。他们站在那里，有意炫耀着手中的武器。

那位苗条漂亮的黑发德国姑娘在座位上呆得久一些。她把余下的海椰子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分装在两个网包里，其动作既熟练又准确。这些炸弹同英格丽德拿在手里的炸弹略有差别：炸弹的中部印有两道红线。这就表明这些炸弹要靠电雷管引爆。

现在，机舱广播系统又传出英格丽德清脆的声音。睡意全消的乘客们，僵直地坐在那里专注地听着，大家的脸上无不露出一一种震惊和慌张的表情。

“现在这位沿走道过来的行动部队官员正在安置高效炸弹。”那位黑发姑娘开始沿通道往后舱走去，每走过十五排座位，她就将一枚炸弹放在乘客头顶上的行李柜里。然后关上柜子，又往前走。所有的乘客都带着不祥的恐怖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在那位姑娘的身上。“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能摧毁整个飞机——这是专门用来杀伤躲在六英寸厚的铁甲背后的坦克手的。这位官员将在机舱里装上十四枚这样的炸弹。这些炸弹将通过我控制的电子摇控器同时引爆。”——姑娘的声音里含有明显的戏谑，隐隐地让人感到一种恶毒的笑意——“如果爆炸真的发生，那么远在北极都能听到它的轰隆声！”

乘客们就象微风中的树叶似的坐卧不安了，不知什么地方传出了一个妇女的抽泣。哭声带着绝望时的压抑和凄凉，然而没人顾得上她了。

“不过，诸位用不着担心，爆炸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每

个人都会按我们的吩咐去做。当事情结束之后，你们甚至会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感到自豪的。”

那个妇女还在啜泣，一个小孩也跟着哭了起来，哭声更高，更为刺耳。

黑发姑娘回到了她的座位上，把那架在马埃机场触发了金属检测器的相机挂在脖子上，然后蹲下身去拿出了余下的两只手枪。她拿着这些东西和子弹带匆忙地朝驾驶舱走去，在那里，金发女郎高兴地，毫不知耻地同她嘴对嘴地亲吻起来。

“卡伦·利布琳，干得真漂亮。”说完她取过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她向机长解释说：“这并不是一架相机，这是一台无线电遥控引爆器。”

机长默默地点了点头。英格丽德按下了她一直握在手里的那枚炸弹的安全针，才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她将这枚炸弹递给了黑发姑娘。

她一边往腰上系子弹带，一边问道：“到达海岸还要多久？”

机械师答道：“三十二分钟。”英格丽德打开了手枪后膛，检查了枪膛里的子弹，然后熟练地关上了保险。

“你和亨利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她对卡伦说，“尽量睡一觉。”

这次行动说不定要持续许多天，精疲力竭是他们必须克服的最危险的大敌。从现在起，若非紧急情况，两人值班，两人休息。

“到目前为止，你们都干得很老练。”机长西里尔·沃特金斯说。

“谢谢。”英格丽德笑了起来，把手伸过他的座椅靠背，同志般地搭在机长的肩上，“我们曾为这一天进行过艰苦的训练。”

雷神部队指挥官彼得·斯特利德少将的罗弗牌汽车飞快地拐上通往基地的那条狭窄的跑道，他闪了三下车灯，警卫刚来得及拉开基地大门，彼得的车便轰地一声飞驰而过。

他关闭了汽车引擎和车灯。科林·诺贝尔急忙迎着他走来。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校，现在是彼得的副手。

他们俩连忙爬进他的指挥座机，彼得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这架霍克式飞机的内部经过重新装修，已经成了一个紧凑的指挥部和通讯联络中心。

紧挨着驾驶舱设有四个舒适的座位。两位电气技师连同他们的设备占据了后面的一个单间，再往后是厕所，最末端是厨房。

一个技师透过通讯室的房门看到彼得弯着腰走进了机舱。“晚上好，斯特利德将军。我们已同大力神取得了直接联系。”

“打开屏幕。”他命令说，一边坐进了工作台后的泡沫皮革椅。

彼得前面的仪表盘上装有一个十四英吋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方有四个供联络会议使用的六英吋屏幕。主荧光屏亮了，出现了一颗硕大的狮子般的高昂的头像。

“下午好，彼得。”微笑是亲切的，气度恢宏却又咄咄逼人。

“晚上好，先生。”

金斯顿·帕克博士微微扬了扬头，表示感谢彼得提醒了他华盛顿与英格兰之间的时差。

“说得对，眼下我们正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们所了解到的整个情况是，载有四百零一名乘客和十六名机组人员的英国航空公司的070班机从马埃岛飞往内罗毕的途中，已超过三十二分钟未作飞行报告了。”

帕克是国务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另外还身兼数职。在情报工作方面他可以直接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报告。他是总统的密友。他们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同班同学，毕业时两人都是二十刚出头的人。但与总统不同，帕克一毕业便供职于政府。

帕克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音乐家，四本哲学和政治专著的作者，同时也是一棋坛高手。他气宇不凡，能驾驭一切；仁慈宽厚，人性博大；学识渊博，才智过人。然而他又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人物，老是让人看不透他的内心深处。如果说他也有野心的话，那么任何人也难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虽然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当上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并非不切实际的美梦，但他只是运用卓绝的技巧和魄力来搬除任何强加于他的羁绊。

自从调任雷神部队后，彼得·斯特利德同他有过五六次接触。他曾经在纽约帕克的家里同他度过了一个周末，以此他对此人怀有无限的敬意。他认识到，对于象大力神这样一支有着极为复杂的使命的部队，帕克是再好不过的负责人了。它需要哲学家对训练有素的士兵们的指点；它需要运用外交家的圆滑和魅力来协调两国政府的首脑；同时也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在事关千百无辜性命，甚至可能导致极为可怕的政

治后果的关键时刻，做出最终的决断。

他简捷而透彻地对彼得讲述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有关 070 机的很少一点情况，以及已经开始的搜寻和营救工作。然后他接着说：“无需危言耸听，070 确实是恐怖分子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架飞机载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他们的集会早在十八个月前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医生是人们生活中能激发大众情绪的必不可少的偶像，何况他们又来自好多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斯堪地纳维亚、德国和意大利——其中有三个国家在军事行动上有着罕见的‘温和’纪录。这是一架英国的飞机，最终目的地很可能会选择在一个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能阻止任何营救行动的地方。”

帕克停顿了一下，内心的焦灼在他那宽大而光滑的前额上拧起了一道皱纹。

“我让墨丘利也进入了阿尔发状态。如果是搞讹诈，那么最终目的地很可能是飞机最后一次通报地点的正东方向。”

大力神由三支攻击部队组成。雷神部队只负责欧洲和非洲。墨丘利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它负责亚洲和澳洲。设在华盛顿本土的狄安娜部队则随时准备在南、北美洲进行反恐怖行动。

“我现在要中断一下，同墨丘利部队的唐纳谈几句。过一会儿再回来给你讲，彼得。”

“好的，先生。”

不顾南非空军战斗机的拦截，070 机强行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降落了，这已是当地时间早晨 7 时 25 分。而在这惊心动魄的降落过程中，金发女郎为了显示自己的意志不可违抗，竟开枪打断了机械师的右手。这种凶残的行径震慑了机